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緝卷二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梅

謄録監生臣黄熙純

詩緝卷二

宋 嚴粲 撰

召南 國風

說已見周南釋文曰召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朱氏曰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

或謂召南諸侯之風為太王王季之化故曰先王之所以教然摽梅野麕騶虞序皆言被文王之化當從

朱氏以為文王也

鵲巢夫人之德也朱氏曰文王之時關雎麟趾之化行於內諸侯蒙化以成其德而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當時之人詠歌而美之當必為一人而作然周公取以為法明夫人之德皆當如是則其義不主於所指之人故序者特曰夫人之德而已國君積行累功行去聲以

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䟽曰起自父母之家德如鳲鳩歐陽氏曰非鳲鳩乃可以配焉

言夫人之德亦以見文王齊家之化行於諸侯非專美夫人也

維鵲有巢箋曰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疏曰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山陰陸氏曰鵲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故一曰乾鵲淮南子云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而為戶又曰蟄蟲鵲巢皆向太一蓋鵲巢開戶向太一而背歲故博物志云鵲背太歲也先儒以為鵲巢居而知風蟻穴居而知雨鵲歲多風則去喬木巢旁枝故能高而不危也俗說鵲巢中必有梁見鵲上梁者必貴今二鵲共銜一木置巢中謂之上梁維鳩居之曰鳩拙鳩也直謂之鳩者也舊說以為鳲鳩秸鞠布穀戴勝非也秸鞠音戛菊鳲鳩別解見曹風鳲鳩○歐陽氏曰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木上架結木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墜雛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之子于歸朱氏曰之子指夫人○歸解見桃夭百兩御之兩音亮御音迓

○傳曰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疏曰車有兩輪故稱兩御夫家迎之也

興也鵲巢冬架春成用力勞矣而鳩乃居之譬國君之致爵位非一日之故其積累難矣而是子之嫁乃以車百兩迎之安然來居夫人之位風人意在言外凡言人之賢但稱其服飾之美此言夫人之德亦但稱其坐享成業是其有德以稱之自見於言外矣非文王齊家之化何以致此詩記曰夫人坐享成業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

○朱氏曰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

美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解頤新語曰方之以為其所也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傳曰將送也○疏曰父母家人送之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傳曰盈滿也○箋曰言衆媵姪娣之多也○疏曰公羊傳云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補傳曰味盈之之言可見夫人不妬忌之子于歸百兩成之朱氏曰成謂成其禮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蘩音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也

夫人之職在於奉祭禩言可以者謂有夫人之德也

左氏傳云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鬼神所謂可者不在物而在人也

于以采蘩　傳曰于於也○釋草曰蘩皤蒿皤音婆○孫炎曰白蒿也○陸璣曰春始生可鬻香美又可蒸及秋名曰蒿鬻煑同○山陰陸氏曰蒿青而高蘩白而繁蘩白蒿葉麤於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今俗謂之蓬蒿可以為菹七月采蘩祁祁所以生蠶也○箋曰以豆薦蘩菹○槃曰祭統云夫人薦豆

于沼于沚　音止○傳曰沼池也○釋水曰小洲曰陼小陼曰沚陼渚同○疏曰蘩非水菜言沼沚者謂於其旁采之也○曹氏曰采之必於沼沚山澗就以潔之也

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傳曰事祭事也

○長樂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於太廟是也

賦也言於何處采蘩乎或沼池或沚渚於其旁而采之也於何處用之乎於諸侯祭祀之事而用之也此言夫人之職而可以奉宗廟之意自見矣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傳曰山夾水曰澗○疏曰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采之非水中也

于以用之公侯之宮傳曰宮廟也○曹氏曰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明年刻桓宮角注云宮廟也

被之僮僮音同○曰被首飾也即天官追師副編次之次也副編次解見鄘君子偕老追音堆編音

區又如字○疏曰剔賤者或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為飾因名髲鬄焉紒音計髲音避鬄音第亦作髢○策曰天官內司服后六服褘衣揄翟闕翟謂之三翟與鞠衣展衣褖衣為六也首飾則有副編次三翟為祭服首皆服副鞠衣告桑之服展衣朝王及見賓客之服首皆服編褖衣進朝於王之服首則服次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上公夫人得褘衣以下侯伯夫人得揄翟以下被即次也夫人祭禩不應服次曹以為此在商時故與周禮異褘音暉揄音摇鞠音菊展音戰禮記作襢褖音彖周禮翟音狄○傳曰僮僮竦敬也○長樂劉氏曰步雖移而服不動之貌

夙夜在公　朱氏曰公公所也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

被之祁祁　傳曰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

薄言還歸　還音旋○策曰還如字者復也音旋者復返也故還歸皆當音旋字亦作旋釋文於邶泉水還車言邁云此字例音旋更不重出

夫人服首飾之被僮僮然竦敬夙夜在公所而助祭
及祭畢則又服其被祁祁然舒遲而旋歸有餘敬也
此形容夫人孝敬宗廟周旋中禮其德可見矣朱氏曰祭
義云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
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陶音揺

采蘩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自后妃及夫人自夫人及大夫妻皆文王齊家之化
也

喓喓草蟲喓音腰○傳曰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釋蟲曰草蟲負蠜蠜音煩○陸璣曰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作聲○山陰陸氏曰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也趯趯阜螽趯音剔螽音終○傳曰趯趯躍也○曰阜螽者蝗也蠜也即螽斯也解見螽斯未見君子憂心忡忡音充○傳曰忡忡猶衝衝也○梁曰擊鼓憂心有忡疏引出車憂心忡忡為憂之意亦既見止傳曰止辭也亦既覯止覯滿之去○傳曰覯遇也我心則降戶江反○傳曰降下也

興也召南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聞草蟲喓喓然而鳴見阜螽趯趯然躍而從之感物類之相從而

思其君子故言今未見君子則我憂心忡忡然也曰亦既見矣亦既遇矣我心方降下而息其念慮也觸物感時而謹身以待其歸所謂以禮自防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音厥○釋草曰蕨虌虌音鼈○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陸璣曰山菜也周秦曰蕨齊魯曰虌未見君子憂心惙惙音輟○朱氏曰惙惙憂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

言有升南山而采蕨者矣感節物之新而思其君子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音微○陸璣曰亦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羮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也○山陰陸氏曰禮芼豕以薇記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是也○項氏曰薇今之野豌豆苗也蜀人謂之巢菜東坡改名為元修菜是也豌音剜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傳曰夷平也○槩曰風雨傳云悅也人喜悅則心平夷其意一也邪頌所謂夷悅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音頻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供祭祀矣共音恭

采蘋采蘩之推也王氏謂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變所謂能循法度此猶未盡詩之意蓋法度者儀物也能循者敬也非敬則儀物之常何足為美乎

于以采蘋 傳曰蘋大蓱也蓱本又作萍一本作蓱蓱音平○釋草曰蓱其大者蘋○項氏曰柳惲所謂汀洲采白蘋者水生而似萍者也宋玉所謂起於青蘋之末者陸生而似莎者也

南澗之濱 音賓○傳曰濱厓也

于以采藻 音早○曰藻水菜也○傳曰聚藻也○疏曰左傳云蘋蘩薀藻之菜薀聚也故言聚藻○陸璣曰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似雞蘇莖大如筯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似蓬蒿

謂之聚藻藻聚生故謂之聚藻也此二藻皆可食熟煮挼去腥氣米麪糝蒸為茹佳美荆揚人饑荒可以充食○山陰陸氏曰藻水草之有文者其字從澡旬潔如澡也書云藻火粉米藻取其清火取其明也山節藻梲蓋藻非特取其文亦以禳火今屋上覆橑謂之藻井風俗通云殿堂宫室象東井形刻作荷菱水草也所以厭火與此同義橑僚老二音○今曰毛鄭引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言蘋藻不特可以為豆菹亦可以芼羮也

于彼行潦 音老○傳曰行流也○說文曰潦雨水也

于以盛之 盛音成 維筐及筥 音舉○傳曰方曰筐圓曰筥○曹氏曰筐筥皆竹器也

于以湘之 傳曰湘烹也○今曰韓退之盤谷歌云盤谷之泉可濯可湘用此湘字 維錡及

釜錡音蟻釜音輔○傳曰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于以奠之傳曰奠置也宗室牖下傳曰宗室謂太宗之廟也○朱氏曰室前東戶西牖牖下則室中西南隅所謂奥也○曹氏曰正祭設於奥誰其尸之傳曰尸主也有齊季女齊音齋○傳曰齊敬也季少也○朱氏曰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賦也此詩三章當通作一意看言大夫之祭其宗廟也采蘋於南澗之濵厓采藻於流行之雨潦所薦常物耳盛此蘋藻於筐莒又烹之於錡釜所用常器耳又奠之於宗廟牖下所謂西南隅之奥亦常儀耳然

誰其主此事乎乃齊敬之大夫妻也謂儀物特其常而其人之能敬所以可貴也左傳云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言在誠而不在物深得詩人之意也詩記曰所為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祀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大夫之妻未必果少特言敬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耳○今考本草水萍有三種其大者曰蘋葉圓濶寸許季春始生可糝蒸以為茹其中者曰

荇菜其小者曰水上浮萍江東謂之薸毛氏以蘋為大萍是也郭璞以蘋為今水上浮萍即江東謂之薸是以小萍為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薸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薸而乃用以祭禩乎左傳云蘋蘩薀藻之菜蘋藻皆菜則可茹之物非薸也今薸止可養魚薸音瓢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音邵○疏曰風雅正經皆不言美此云美召伯者二南文王之風唯不言美文王耳

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詩補傳曰甘棠皆以為武王之詩謂文王雖分岐為周召

采地實未嘗往莅其國至武王克商始分陜召伯聽訟已非文王之世而此詩又作於召伯既去之後抑不知文王化被南國而召伯聽訟之曰又能推明其教行露既繫之文王甘棠雖在召伯既去之後亦未必作於武王之時不若繫之文王

武王分周召為二伯詩稱召伯是作於武王之時也

作詩雖在後明教前乎此矣二南皆文王詩也

蔽芾甘棠　芾音沸○曹氏曰蔽芾蔭翳茂盛也○曰甘棠白棠也○釋木曰杜赤棠白者棠○樊光曰白者為棠赤者為杜○郭璞曰甘棠今之杜梨○陸璣曰小如指酢味可食酢亦作酣說文曰醶也醶力減反○山陰陸氏曰陸璣以為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為棠甘棠也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

勿翦勿伐今曰翦謂齊斷其枝釋文云伐斬木也謂斬伐其幹　召伯所茇音跋○箋曰茇草舍也○朱氏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真作舍也　曰澁如杜是也

賦也召公當文王為西伯之時奉命出使於召南之國覲省風俗布宣教令嘗止於甘棠之下至武王分陜之後召公為伯召南之人思召公往日之教因愛其所止之樹故言甘棠蔽芾然茂盛勿翦斷其枝勿斬伐其榦此召伯嘗茇舍於其下不可去之也○召公所歷不止一處所憩亦不專在棠下詩人偶因其

嘗憩之木而起興耳鄭氏謂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者衍文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音拜又如字○毀曰敗謂殘壞之　召伯所憩音器徐音憩之去○傳曰憩息也

豈特不可伐去亦不可殘壞之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錢氏曰拜謂攀下也攀下其枝如人之拜○朱曰謂低屈之挽其枝以至地也　召伯所說音稅○傳曰說舍也

始則相戒不可斬伐而去之中則相戒豈特不可斬

伐但殘壞之亦不可終則相戒豈特不可殘壞但低屈之亦不可愛之愈深護之愈至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召公聽訟尚有彊暴侵陵之事是紂之舊染猶存而文王之化猶未純被之日也

厭浥行露厭浥音葉邑○傳曰厭浥濕意也行道也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興也召南之國有男侵陵於女而女不從男遂誣女以有室家之約而召伯聽其訟此詩述女子自訴之辭言厭浥然而濕者行道之露也我豈不欲早暮而行乎以行道多露之濡已故懼而不敢也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我所以不從男子之侵陵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女音汝何以速我獄傳曰速召也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楊氏曰牙壯齒也鼠無壯齒何以穿我墉音容○傳曰墉墻也誰

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此言女子被誣非遇召伯則不能自明也謂猶言也

雀有咮而無角咮音晝○釋文曰咮鳥口也鼠有齒而無牙事有可疑而實不然者唯明者能辨之誰言雀之無角乎雀若無角何以能穿我屋也然雀之穿屋實以咮非以角也誰言鼠之無牙乎鼠若無牙何以能穿我墉墉也然鼠之穿墉實以齒非以牙也人見男女之訟孰不疑其有室家之事猶見雀之穿屋而疑其有角

見鼠之穿墉而疑其有牙故謂誰言汝男子於我無室家之事乎若無室家之事何以召我獄訟也然雀實無角鼠實無牙男子乃是侵陵實無室家之事唯召公之明能察其情而決其訟使正女之志得以自伸故繼言汝男子雖召我獄而室家之道終不足謂誣我以訟此非室家之道不與汝為夫婦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朱氏曰在位節儉正直本於國君夫人正身齊家以及其國之效故

曰鵲巢之功致也 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呂氏曰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箋曰猶言好賢如緇衣

國君齊家而及國其本由於關雎故曰化文王之政

羔羊之皮 傳曰小曰羔大曰羊○疏曰大夫之裘宜言羔而已兼言羊者協句也傳以羔羊並言故以小大釋之

素絲五紽 音紽○曰紽縫也縫音逢○傳曰古者素絲以英裘紽數也又曰總數也○疏曰謂紽總之數有五非訓紽總為數紽亦縫也織素絲為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紃亦組之類素絲非線也紃音旬○曹氏曰一裘之功必合衆皮而成故其縫殺不一○補傳曰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蓋做古制○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為紃施之縫中連屬兩皮

因以為飾○粲曰䟽云韠與裳同色衣與冠同色黑冠朝服冠黑則服亦黑故用黑羔皮為裘而以緇布為衣以裼之袒而有衣曰裼見美也以緇布衣覆之使可裼也必覆之者裘褻也其上乃加朝服此緇衣羔裘諸侯日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服之其所異者君則純色臣則以他物飾其褏所謂羔裘豹褏羔裘豹袪是也裼音錫褏音袖

退食自公朱氏曰自從也公公朝也委蛇委蛇音威移○箋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廣漢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

賦也言召南在位之臣服此羔裘以趨朝有素絲織為組紃於五處縫中縫中之縫音奉紽縫而飾之紽縫之縫音逢朝畢自公朝退食於私家委蛇然舒泰而自得在公之

謹飭勉強可能也退食而委蛇則顯微無間也服飾有常俯仰無愧節儉正直之意隱然可見矣

羔羊之革傳曰革猶皮也○疏曰說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則異散則通素絲五緎音域○傳曰緎縫也緎音逢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當音奉舊亦音逢素絲五總音騣○疏曰總亦縫也縫音逢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言其縫中也總縫謂縫之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其靁殷音隱靁亦作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李氏曰召南之大夫謂西陝諸國之大夫也○黄氏曰文王之時召公未分陝曰召南之國曰召南之大夫皆後世作序者之辭而非當時作詩者之辭也遠行從政不遑寧處處音杵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靁傳曰殷靁聲也在南山之陽傳曰山南曰陽何斯違斯傳曰違去也莫敢或遑傳曰遑暇也○粲曰或者間或之義不敢或遑則無一時之暇矣振振君子振音真○傳曰振振信厚也振振有考見螽斯歸哉歸哉錢氏曰哉疑辭

興之不兼比者也傳不言興今從朱氏召南大夫之妻感風雨

將作而念其君子言殷然之靁聲在彼南山之南何為此時違去此所乎蓋以公家之事而不敢遑暇也所謂勸以義也遂稱振振信厚之君子歸哉歸哉冀其畢事來歸而不敢為決辭知其未可以歸也從事獨賢而無怨唯信厚者能之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傳曰處居也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有梅（摽飄之上）男女及時也（及時解見桃夭）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此詩述女子之情欲得及時而嫁蓋紂之淫風既微而婚姻以正女無異志必待聘而後行所謂被文王之化也

摽有梅（傳曰摽落也○槃曰摽本訓擊邶柏舟寤辟有摽是也此詩謂擊而落之）其實七兮

求我庶士箋曰庶衆也迨其吉兮箋曰迨及也

興也述女子之情言擊落之餘尚有殘梅其實之在木者惟七則其零落者多矣興女子盛年難久當及時以嫁無使華色之衰落如彼梅也於此衆士之中求擇之以為婚姻當及此時日之吉懼良辰之難得而易失也補傳曰詩人但喜其得以及時耳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傳曰今急辭也

在者三則向之七又落其四時過而不留不可緩矣

故言及今可以成婚不拘時日之吉也

摽有梅頃筐塈之 頃音傾塈音餼○頃筐解見卷耳○傳曰塈取也○箋曰塈字從土本訓塗今言取者謂取之於地需地濕也 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歐陽氏曰謂相語也

摽落之後有梅在地今以畝筐就地取之蓋盡落而無在木者時愈過而女心切矣男當先求於女今反欲遣媒妁以語男家也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去聲惠及賤妾進御於

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小星樛木之化也

嘒彼小星嘒音諱○傳曰嘒微貌三五在東補傳曰毛謂三心五噣噣即柳也天文志星經以柳為八星又心以三月見於東噣以正月見於東詩人言一時所見則五非噣明矣或又以三五喻夫人然夫人一而已不當有三五噣音晝○箋曰在東在天也○箋曰綢繆三星在天傳云在天謂始見於東方也列星始見於天則在東方始見於東喻始進御於君也肅肅宵征傳曰肅肅疾貌宵夜也征行也○箋曰鴻雁肅肅其羽唐風肅肅鴇羽皆疾也夙夜在公箋曰夙早也○曰公君所也寔命不同寔音植○傳曰寔是也

興也傳不言興今從朱氏言嘒然而微者衆無名之小星也或三或五始見於東方如我衆妾肅肅然夜行之疾以進御或早行或夜往以在公所而不敢當夕者是命之貴賤與夫人不同也○傳以三五指心柳三作特三柳本非五不必指心柳也朱氏曰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其所見以起興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參音森○傳曰參伐也昴留也○疏曰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傳云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為列宿統名之若同一

宿然伐亦為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斿六斿以象伐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故言參伐也昴六星留言物成就繫留也○補傳曰參昴比小星為大葢以喻娣媵也

肅肅宵征抱衾與裯音儔○傳曰衾被也裯襌被也襌音單○詩記曰禮記玉藻注襌無裏○箋曰抱衾裯待進御

寔命不猶傳曰猶若也

參昴雖大星然其星非一亦止可喻娣媵夫人一而已言小星之中參昴為大小星不敢比參昴猶我衆妾不敢比娣媵貴賤有等級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音祀美媵也媵音孕○疏曰媵妾也古者嫁必姪娣從謂之媵士婚禮云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姪娣猶先媵是士有姪娣但不必備爾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嫡音的疏曰嫡謂妻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沱音駝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程子曰不以媵備嫡妾之數而侍君

江沱之間以所見起興董氏以序為失詩旨非

江有汜釋水曰決復入為汜○釋水凡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者名汜之子歸不我以范氏曰以之為言用也○詩記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興也江則有汜興嫡妻則當有媵也今之子嫡妻之

嫁歸始不我用其後乃悔也

江有渚音煑○釋水曰小洲曰渚○傳曰水岐成渚之子歸不我與詩記曰吾渚作陼不與也不我與其後也處音杵○朱氏曰處安也之與

江有沱傳曰沱江之別者○釋水曰水自河出為灉漢為潛江為沱○釋曰皆大水分出別為小水之名也○疏曰禹貢梁州荆州皆有沱潛者葢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所以二州皆有也之子歸

不我過音戈○詩記曰不我過其嘯也歌箋曰嘯蹙口言不我顧也而出聲○今考王風字作歗此字作嘯○補傳曰嘯長吟也○朱氏曰嘯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王風云條其歗矣列女傳云倚柱而歗皆悲歎之聲也○詩記曰始則悔寤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序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音君惡無禮也惡烏路反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說文曰麕麞也○陸璣曰青州謂之麏春秋傳云麞興於前是也○山陰陸氏曰崔豹古今注云鹿有角而不能觸麞有牙而不能噬麞如小鹿而美語云四足之美有麃即麞也白茅包之傳曰包裹也有女懷春傳曰懷思也○棃曰春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中春會男女故女之懷婚姻者謂之懷春吉士誘之曹氏曰吉善良也

比也俗有淫奔者此詩述聞者惡之之辭言野外有

死麕人欲取其肉而食之猶以白茅包裹之恐為物所汚有女子懷春而欲嫁善良之士何不以禮娶之乃誘之乎無禮者豈是吉士但美其稱以責之言汝本善良何乃為此猶今責人者言謹厚者亦復為之

林有樸樕（二字音僕速樸又音卜）野有死鹿白茅純束（純音豚又徒本反釋文曰純聚也與屯音義同◎槃曰束縛也）有女如玉

樸樕小木可以薪野有死鹿可以食人猶有白茅純聚而包束之況有女如玉乃不以禮娶之而誘之乎

舒而脫脫兮脫音退駾音同○傳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無感我帨兮帨音稅○傳曰感動也帨佩巾也○疏曰内則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左佩紛帨註紛帨拭物之巾也無使尨也吠尨音忙○說文曰尨犬之多毛者

此述惡無禮者語淫奔之人汝宜舒徐脫脫然無疾行以近我無感動我之佩巾無驚我之尨其人相近未必便動其帨未必便使尨吠但深惡而欲遠之所謂與惡人處若將浼焉者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矣襛音戎韻又音濃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曹氏曰春官巾車掌王后之五路自重翟以至輂車凡五等重翟之次即厭翟也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自褘翟以至褖衣凡六等褘翟之次即揄翟也凡婦人車服各繫其夫之尊卑惟王姬貴盛故特不繫其夫而下王后一等則車用厭翟服用揄翟矣按侯伯夫人皆厭翟碩人所謂翟茀以朝是也今言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則所嫁非諸侯故詩稱齊侯之子明其非諸侯也厭音葉褘音揮褖音彖揄音搖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詩稱王姬之車必非文王之女當從毛氏以為武王之女也武王之詩當為雅而不當為風然此詩三章

只是風體又詩中専言女德正與二南同科非雅之類當時采詩之官得之於召南之地以為武王之女下嫁召南之國能執婦道成其肅雝之德皆本於文王太姒之化故以其詩列於召南而為文王之風甘棠之詩亦作於武王之世而為文王之風皆推本言之

何彼襛矣朱氏曰襛盛也○說文曰衣厚皃唐棣之華棣音第○曰唐棣奠李也薁奠也即七月之薁也薁音郁○釋木曰唐棣栘栘音移○郭璞曰今白栘也似白楊○陸璣曰馬李云薁李也○

山陰陸氏曰其華反而後合詩曰偏其反而凡木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秦晨風云山有苞棣○粲曰七月疏鬱是車下李薁是薁李陸璣以唐棣為薁李則薁薁李非車下李矣璣又云薁李一名爵梅亦名車下李本草有郁李注亦云一名爵李一名車下李則薁李又有車下之名蓋由二者相類故名稱相亂也鬱薁解見七月

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協韻尺奢反又音居

興也言何彼襛襛然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興王姬下嫁車服之盛美也不繫其夫故以為盛美而誇之王姬雖車服之盛美而不以貴盛自驕故言豈不肅敬雝和乎乃王姬之車也王姬不可見唯見其車故

指車以言車中之人朱氏曰夫使人望其車而知其敬且和也則其根于中者深而發於外者著矣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傅曰平正也○疏曰平王文王也德能平正天下○曹氏曰猶書稱武王為寧王齊侯之子朱氏曰言齊一之侯猶易之康侯禮之寧侯也

何彼襛襛然而盛如桃李之華乎乃文王之孫適齊一之侯之子也桃李亦喻王姬車服之盛故先言文王之孫言文王之孫者以見王姬肅雝之德其源流有自來也故此詩為文王之風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音民○傳曰伊維也緡綸也○朱氏曰絲合而為綸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言釣魚如何乎維絲維綸也釣者以絲綸而得魚猶娶者以六禮而得妻此齊侯之子娶平王之孫也釣喻娶者故先言齊侯之子

何彼禯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

王道成也朱氏曰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烝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天下純被文王之化以大較言之謂所及者廣耳其實商王猶在未能純被也

彼茁者葭茁則劣反葭音加○傳曰茁出也○疏曰草生茁茁然出○曰葭蘆葦又名華一物而四名葭藂之初生者○葭解見七月萑葭亂三物十一名有考見秦蒹葭一發五豝音巴○朱曰發彼小豝謂發矢則中之一發言殺一而已○傳曰豕牝曰豝于嗟乎騶虞○于音吁曰騶

虞者騶御及虞人也

賦也言彼茁茁然而出者初生之葭也於彼草生之時召南國君出而田獵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翼驅也發矢則必中然止於一發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田獵則騶御及虞人咸在作詩者呼騶虞之官而嗟歎之言有盡而意無窮蓋三歎國君之仁心而知其為文王之化也詩記曰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豝一發五豵獸之多而取之少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風

充塞庶類蕃殖交於萬物有道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〇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鄭氏云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說音稅成十八年左傳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是騶為騶御也朱氏孟子解以虞人為守囿之吏故齊景公田則招虞人是虞為虞人也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謂騶御虞人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毛氏以騶虞為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山陰陸

氏皆和之司馬封禪文云囿騶虞於珍羣且謂般般之獸般班同白質黑章晉張華又謂騶虞具五采乘之日行千里皆祖毛氏也今不從漢武帝時建章宮後有異物出焉其狀如麋東方朔云此騶牙也或附會此騶虞即騶牙非也爾雅無騶虞

彼茁者蓬傳曰蓬草名○山陰陸氏曰蓬蒿屬草之不理者也其葉散生如蓬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說苑云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是以君子務本也莊子云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蓬善轉旋非直達者也商子云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故古者觀浮木而知為舟觀轉蓬而

知為車○朱氏曰其華似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一發五豵音叢○傳曰豕一歲曰豵于嗟乎騶虞朱氏曰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

騶虞二章章三句

詩緝卷二

詩緝卷三

宋 嚴粲 撰

國風

邶音倍

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内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兖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子武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

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疏曰衛云至于頓丘頓丘今為縣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鄘云在彼中河鄘境在南明矣三國如此次者以君世之首在前者為先頃公三國詩之最先故邶在前也鄘柏舟與淇奥雖同是武公之詩共姜守義事在武公入相之前故鄘次之衛為後也○周南國風疏曰既以衛國為首邶鄘則衛之所滅故以邶鄘先衛也○程子曰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朱氏曰邶鄘之詩皆主衛事而必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與○前漢地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亟音器

夫婦之經萬化之原關雎鵲巢為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風也衛禍基於衽

席覃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王道盛則諸侯不得擅相并存邶鄘之名不與衛之滅國也邶列其右衛後於鄘世次也邶柏舟夷王時鄘柏舟宣王時衛淇奥幽王時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頃音傾○疏曰頃侯柏子○今考世家頃侯不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曰衛頃公記名詩夷王時

衛衰世也而有柏舟之仁人非無賢也不遇合耳雖仕其朝而不得行其志也君子不遇合則小人親近而得志矣其勢相為消長也此詩皆憂國之言身雖

不遇而惓惓於國今誦其詩猶想見其藹然仁人之氣象也劉向列女傳以邶柏舟為衛宣夫人之詩此魯詩說也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則非婦人之詩也

汎彼柏舟汎通作泛。今曰汎汎浮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耿音梗。傳曰猶儆儆也。錢氏曰耿耿小明心有所存不能忘之貌如有隱憂傳曰隱痛也微我無酒朱氏曰微猶非也以敖以遊敖音遨通作遨

興也柏美材也以柏為舟美言之也詩經有柏舟松

舟楊舟舟皆言舟耳義不在柏與松楊也汎謂浮於水流謂聽其自流而無以制之此仁人憂國之言謂舟必有人以維楫之而後能有所濟今浮舟於水而無其人以維楫之則亦浮汎而流去耳其將何所止泊乎所謂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喻衞國無賢人以維持之則亦聽其自為敗壞耳其將何所底止乎猶言譬彼舟流不知所屆也此仁人所以憂國之將敗而儆儆然不能寐如有隱痛之憂也

我非無酒可以敖遊而此憂非飲酒敖遊之所能釋也○舊説柏木宜為舟而不用以載物故汎汎然流於水中喻仁人之不見用非也仁人憂在於國不謂己之不用今以柏舟自喻其材美以汎汎喻己之不見用即繼之以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則其辭傷於迫切而非仁人之氣象矣故舟以喻國流於水中以喻國之靡所底止為此而不寐為此而隱憂然後見仁人之心也采菽言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棫樸言淠彼

涇舟烝徒楫之皆言舟之有待於維楫也鄘柏舟言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止謂舟在河中猶婦人在夫家耳所謂柏木宜為舟與汎汎不載物其說皆不通矣二詩皆衛人所作其言宜不甚相遠故知詩人取義不在於柏其用意皆在下句邶柏舟之意在於亦汎其流鄘柏舟之意在於在彼中河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音孺。朱氏曰茹納也。曹氏曰茹者容受之意鑒應而不臧。歐陽氏曰鑒納影在内凡物不擇姸醜皆納其影我心不能兼容善惡。粲曰柔則茹之為吞納之意此言鑒可

茹與下章言石可轉席可卷意同毛以茹為度今不從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傳曰愬告也亦作訴逢彼之怒鑒雖明而不擇妍醜皆納其影我心有知善惡善則從之惡則拒之不能混雜而容納之也兄弟至親亦不可據蓋意嚮既殊則言不相入故往愬以情而反逢其怒謂己為婞直而違衆此女嬃申申詈予也嬃音須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卷音捲威儀棣

棣音第○錢氏曰棣棣盛也○傳曰常棣華鄂相承其華繁盛故以棣棣形容威儀之盛不可選也選上聲○詩記曰選擇也

兄弟見怒欲已改行以趨時仁人於是自誓而言石雖堅尚可轉我心非石之比不可轉也言其堅之至也席雖平尚可卷我心非席之比不可卷也言其平之至也此不以兄弟之沮而易其守也威儀棣棣然盛自有常度不可有所選擇而自貶以苟合也此處羣小之間而雍容不失其常度也

憂心悄悄鍬之上。傳曰悄悄憂貌慍于羣小傳曰慍怒也覯閔既多覯溝之去。○草蟲傳曰覯遇也。○傳曰閔病也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傳曰靜安也○蘇氏曰言辭也寤辟有摽辟音闢摽飄之上。○傳曰辟拊心也摽拊心貌。○今曰摽本訓擊故摽然為拊心貌

君子見遠識微憂先於事小人安其危而樂其所以亡見君子與已異趣則常疾視於君子故君子憂國之心悄悄然反見慍於羣小也君子遇小人讒譖之病既多矣小人反從而侵侮之受侮不少見君子孤而小人衆也静而思之寤覺之中辟拊其心而手摽

然痛國事之至此也

日居月諸疏曰居諸者語助也○箋曰日君象也○李氏曰君猶日臣猶月也日月皆迭微是失其常度胡迭而微疏曰迭更也○箋曰微謂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日食朔月食望日乎月乎何為更迭而皆微也喻衛之君臣皆昏也我心之憂如不澣濯其衣言處亂君之朝與小人同列其含垢忍辱如此是可以去矣而猶不去故靜而思之不能如鳥奮翼而飛去也箋曰臣不

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綠毛如字鄭改作禒音彖衛莊姜傷已也箋曰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曹氏曰莊公揚武公之子頃侯之曾孫也妾上僭上常之上濁○箋曰謂公子州吁之母嬖而州吁驕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曰衛莊姜詩平王時

莊公溺愛亂常實胎衛禍聖人存綠衣以明夫婦治道之原申二南之義以垂世戒非取女子之怨也此詩莊姜所自作而屬邶風者蓋邶人傳詠之而采詩

者得之於邶耳疏以為邶國之人作之今不從

綠兮衣兮綠衣黄裏傳曰綠間色黄正色間音澗○疏曰綠蒼黄之間色黄中央之正色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褖衣次之鞠衣黄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紗為裏展音戰褖音彖○傳曰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是間色不當為衣而正色當為衣也心之憂矣曷維其已傳曰憂雖欲自止何能止也

興也言此間色之綠也今乃為衣也猶此本妾也今乃使之嬖寵而尊顯也以間色之綠為衣而正色之黄反以為裏猶妾上僭夫人為所掩蔽也禍亂之原

將在於此莊姜言我心之憂何由得止謂家國可憂之事方來而未已也○讀詩不可鹵莽如讀綠兮衣兮不可但言是綠色之衣當玩味兩兮字詩有黄鳥白華不言黄兮鳥兮白兮華兮唯綠衣曰綠兮衣兮蓋綠字衣字皆有意義綠以喻妾衣以喻上僭故以二兮字點掇而丁寧之點平聲

綠兮衣兮綠衣黄裳傳曰上曰衣下曰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箋曰亡之言忘也○曾氏曰亡失也不須訓為忘

衣在上裳處下綠衣黄裏言掩蔽而已綠衣黄裳則貴賤倒置夫人失位矣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女音汝治平聲我思古人俾無訧兮訧音尤○傳曰訧過也

言此間色之綠也本是絲也乃女染治以為綠也女既染此絲以為綠豈可復以為衣而加諸黄色之上乎譬既以為妾則不可僭嫡也我思古人能處嫡妾使尊卑有序而無訧過也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凄音妻○疏曰四月云秋日凄凄寒凉之意也○箋曰妻旁二點者從冰也寒也妻旁三點者從水也雲貌此凄其以風及鄭風雨風雨凄凄四月秋日凄凄皆當從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絺綌暑服今當凄然寒風之時喻不適時而見棄猶班婕妤秋扇捐篋之意也我思古人能處嫡妾實得我心言當於人心也女子之情饒怨此詩但刺莊公不能正嫡妾之分其辭温柔敦厚如此故曰詩可以怨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曰衛州吁詩桓王時○朱氏曰莊姜作○箋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弑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嬀音規衛桓公也○疏曰送歸妾明子死乃送之是州吁詩也曰月終風擊鼓序皆云州吁凱風從上明之皆州吁詩也

燕燕于飛曹氏曰燕燕兩燕也差池其羽差音叙又音雌○李氏曰差池不齊貌○曹氏曰差池言其相先後也之子于歸傳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疏曰之子戴嬀也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涕音體又音替○說文曰泣無聲出涕也○陳澤陂傳曰

自目曰涕

興也傳不言興今從朱氏燕以春來秋去有離别之義故以起興莊姜撫戴嬀之子平時與戴嬀恩信相親及莊公既没嫡妾相依如雙燕之飛其羽差池相為先後而常相隨逐也今戴嬀大歸而已獨留不復得如雙燕矣我遠送于野而與之别稍稍更遠瞻望不及令人念之泣涕如雨之傾也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叙離别之恨而子弑國危之感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廣漢

張氏曰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没心焉如割有合於詩人之情歟。蘇氏曰婦人送迎不出門今送于野情不能已也燕鴻往來靡定别離者多以燕鴻起興如魏文帝燕歌行云燕歌之燕平聲餘竝如字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謝宣遠送孔令詩云巢幕無留燕老杜云秋燕已如客是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頡音纈頏音航。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曹氏曰言其相上下也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箋曰將送也瞻望弗及佇立以泣佇除之上濁。傳曰佇久立也

雙燕之飛或頡或頏亦常相隨逐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下音暇上常之上濁○傳曰飛鳴而下曰下音飛鳴而上曰上音○今考韻元在物下之下上聲也自上而下之下去聲也元在物上之上去聲也自下而上之上上聲也二字雖有上聲然皆上濁讀近去聲○曹氏曰言其相應和也

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傳曰陳在衛南

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言雙燕飛鳴上下而相隨逐也

仲氏任只任鄭去聲毛平聲○箋曰任者以恩相親信也○朱氏曰只語助也

其心塞淵李氏曰塞實也○傳曰淵深也

終溫且惠朱氏曰終言終始如一也

淑慎其身先君

之思箋曰先君莊公也以勗寡人勗凶肉反○傳曰勗勉也○箋曰寡人莊姜自謂也

莊姜稱戴嬀之字曰仲氏爾能以恩信相親又其心塞實淵深終然溫和惠順可謂善謹其身矣於其行也又以思念先君而勉我焉此章皆稱戴嬀之美以為別辭所以致其愛戀無已之意末又述戴嬀相勉之辭雖以見戴嬀之賢而意緒黯然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去聲傷已不見荅於先

君以致困窮之詩也曰衛州吁詩桓王時綠衣作於莊公之時傷已不見答也日月終風作於州吁之時傷已逢其亂也

日居月諸李氏曰自古多以日比君月比夫人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箋曰之人是人也謂莊公逝不古處音忤○朱氏曰逝發語辭胡能有定寧不我顧粲曰說文云寧願辭也寧失不經之寧

日月代明照臨下土天象之常如君與夫人之相須古之道也有如莊公不以古道相處故養成家國之

亂何能有定苟能定則寧不顧我也言憂在於國而不計其身之私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傳曰冒覆也○李氏曰亦照臨下土之意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去聲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曹氏曰報答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李氏曰言日與月迭出於東方也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傳曰音聲也良善也○槩曰聲音言語也此德音無良及邶谷風言德音莫違皆婦人言其夫待已之意耳故為聲音言語解見假樂○朱氏曰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德音無良言莊公待己其聲音言語之間皆無善意也今家國之亂何能有定是可憂也若往日之事則使我可忘不復追咎之矣詩之敦厚如此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李氏曰始則曰照臨下土既而曰下土是冒始則曰出自東方既而曰東方自出但顛倒其辭以便其韻耳父兮母兮畜我不卒箋曰畜養也卒終也胡能有定報我不述朱氏曰述也

人窮則呼父母莊姜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家國之亂何能有定是我所憂若莊公所以待我者則不

欲稱述之矣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曰衛州吁詩桓王時

國史題日月終風二詩止曰衛莊姜傷已不言為何時詩也後序以為作於州吁之時或者以為作於莊公之時且後序有毛公所不及見者固不可盡據然莫往莫來傳云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

道往加之是毛公以為州吁詩矣姑從毛氏

終風且暴傳曰終日風為終風暴疾也顧我則笑傳曰侮之也謔浪笑敖謔許約反敖去聲。朱氏曰謔戲言也浪放蕩也中心是悼箋曰悼傷也

興也莊姜言州吁之暴如終日之風既無休息而又暴疾也彼之氣習如此視我則以為笑侮戲謔放浪笑敖不敬我見其如是則亦自傷悼而已無如之何也

終風且霾音埋。傳曰霾雨土也雨音諭。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惠然肯來

傳曰惠順也

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曹氏曰悠悠長也

終日之風又雨塵土其暴甚矣時有順心肯來見我然不常來也彼不來則我亦不敢往當不往不來之時我則悠悠然長思之 楊氏曰見侮慢則悼之而已其莫往莫來則又思之可謂極母道矣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學者如此則可觀可羣可怨矣

終風且曀 音翳○傳曰陰而風曰曀 不日有曀 箋曰有又也○梁曰如春秋書十有一年及孟子聖人有憂之之有

寤言不寐 蘇氏曰言辭也 願言則嚏 音帝○箋曰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疏曰內則云子婦在父母之所不敢噦噫嚏咳噦音越噫於界反咳音慨

終日之風且陰曀矣望其開霽不旋日而又陰曀喻州吁之暴無有休息也莊姜言我為傷悼汝之故寤覺而不寐願汝嚏也當州吁莫來之時不復省記於毋故願其嚏而知己念之也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虺音毀○朱氏曰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詩記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寤言不寐願言則懷今曰猶興懷之懷言心之感動也

州吁之為不善如常陰曀曀然其暴若靁聲虺虺然

將發而未震我為傷悼汝之故寤覺而不寐願汝思懷我而悔悟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去聲而平陳與宋箋曰平成也　平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曰衛州吁詩桓王時○朱氏曰伐鄭以結陳宋之成也按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兵不為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者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用耳

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兵猶

火也弗戢將自焚觀擊鼓之詩衆仲之言信矣

擊鼓其鏜音湯○傳曰鏜擊鼓聲踊躍用兵曰踊亦作踴踴跳也躍跳躍也踴躍言喜之之意土國城漕音曹○曰漕邑鄘地也在河南我獨南行

鼓以進衆為三軍之號令所謂師之耳目在吾旗鼓今聞擊鼓之聲鏜然乃是州吁踊躍而喜於用兵也夫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今州吁乃踊躍自喜故國人怨之言衛國之人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邑非不勞苦然猶處境内也今我獨南行而伐鄭則

死亡未可知雖欲爲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也內興工役外事兵爭衛人安能無怨乎○載馳傳云漕衛東邑蓋以定之方中序言東徙渡河野處漕邑知爲衛東之邑故疏引鄭志荅張逸云漕邑在河南也譜疏又以載馳露於漕邑爲鄘風知漕邑在鄘也然則擊鼓土國城漕泉水思須與漕皆爲邶風者詩得於

邶耳

從孫子仲疏曰仲字也文謚也作詩時未死故不言謚序從後言之故以謚配字也○詩記曰從孫

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輕其帥可知矣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音充○疏曰忡忡為憂之意出車云憂心忡忡

王仲宣詩云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今從孫子仲以平陳宋所從非其人也憂其南行而不得以歸故憂心忡忡然

爰居爰處音杵○箋曰爰於也爰喪其馬喪去聲○錢氏曰自知馬必死也不言死惟言喪馬蓋婉辭于以求之箋曰于於也于林之下

士卒將行知其必敗與其室家訣別曰汝在家居處

矣我必死於是行而喪其馬矣身死則馬非我所有

唐人詩所謂去時鞍馬别人騎也汝若求我其於林

之下乎言死於林下也○舊說不知於何居處乎於

何喪其馬乎文意亦通然此詩爰居爰處可通至斯

干爰居爰處說不行矣詩經爰始爰謀爰衆爰有爰

笑爰語之類皆無於何之意惟四月爰其適歸言何

所適歸蓋其者未定之辭也爰止訓於今以為皆發

語之辭爰居爰處言居者之安爰喪其馬言行者之

若觀下文其意可見

死生契闊契音挈○今曰漢書間何闊注云久闊不相見則契闊為間闊之義也傳以契闊為勤苦不與子成說今如字舊音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傳曰偕俱也

承上章訣别之辭言居者生行者死一死一生自此間闊矣我往者初昏之時與子成其約誓之言執子之手期於偕老不謂今日便為死生之别怨辭也

于嗟闊兮于音吁不我活兮傳曰活生活也于嗟洵兮洵音絢○傳曰洵遠也不我信兮信音申

歎從今之間闊不得相依以生活也又歎夫婦相違遠不得伸其偕老之志也其怨深矣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曰衛州吁詩桓王時

母不復嫁則孝子養親之志成矣

凱風自南䟽曰凱樂也○釋天曰南風謂之凱風○李氏曰南風長養萬物物情喜樂故曰凱風

吹彼棘心曰棘酸棗也○山陰陸氏曰棘性堅彊費風之長養者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魏風云園有棘棘酸棗也於果為下○朱氏曰棘難長而心又其穉弱而未成者也○經有二棘考見楚茨棘心夭夭箋曰喻七子少長○夭夭解見桃夭母氏劬勞傳曰劬勞病苦也

興也棘至夏始生是難長之木故必待凱風吹之而後生凱風自彼南方長養之方而來吹彼穉弱之棘心至於夭夭然少長則風之為力多矣興母以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至於少長則母氏亦病苦矣母之養子於少時最勞苦故於夭夭言劬勞○凱風棘

心傳箋及疏皆不指爲何木唯園有棘毛氏以爲棗陸農師以爲酸棗又釋木棗注引孟子趙岐注云樲棘小棗所謂酸棗也朱氏集解云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箋曰令善也

棘心喻子之幼小棘薪喻子之成立凱風吹彼棘心至於成薪可見長養之功而所吹之棘非美材僅堪爲薪猶母氏養我七子至於成人可見聖善之德而

我七子無令善之人言七子之中苟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欲嫁也子之成立由母之德故於棘薪言聖善聖者明達之稱善者賢淑之稱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浚音峻○傳曰浚衛邑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爰有寒泉在浚邑之下邑人賴之以生養有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使母勞苦而求嫁是寒泉之不若罪引慝也朱氏曰母欲嫁者本為淫風流行而七子乃以勞苦為說可謂幾諫矣

睍睆黃鳥睍賢之上濁睆還之上濁○傳曰睍睆好貌○箋曰興顏色說也○錢氏曰光鮮貌○粲

曰檀弓華而睆睆明貌也睍從目從見亦以色言之俗訛以為黄鳥之聲載好其音疏曰載則也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傳曰慰安也

睍睆然鮮明者黄鳥也猶能好其音以說人而我七子乃不能慰安母心是黄鳥之不若言莫慰母心乃所以深慰之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疏曰宣公晉桓公太子淫亂不恤國事疏曰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軍旅數起數音朔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

詩曰衛宣公

詩桓王時

朱氏以此詩婦人所作非國人所為今從之

雄雉于飛朱氏曰雉野雞善鬭泄泄其羽泄音曳○傳曰鼓其翼泄泄然○今曰泄亦作曳泄泄舒散也我之懷矣朱氏曰懷思也自詒伊阻傳曰詒遺也伊維也遺音位○疏曰伊助語也○朱氏曰阻隔也

興也此詩及兎爰雉離于羅皆言從軍之人故以善鬭之雉興之大夫久役其妻怨曠言雄雉于飛泄泄然舒張其羽雉初飛則張其翼喻其夫始往從役之

時也雄者飛而雌者留喻其夫從役而已留在家也

我今思之乃自取今之阻隔悔不從行也曾氏曰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此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下音暇上常之上濁〇下上解見燕燕展矣君子傳曰展誠也實勞我心

上章言奮翼初飛之時此章言但聞其音之下上則飛去漸遠矣誠然此君子實使我思之而勞心也〇詩人之言不必盡同燕燕言下上其音謂雙燕相追

逐而飛鳴也此言雄雉下上其音則止是一雉之音或下或上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朱氏曰來歸也

視日月之往來則君子之從役積時已久矣使我心悠悠然長思之道路之遠如此不知何時能歸乎一章言初往之時二章言其去漸遠三章言日月之久辭之序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去聲不忮不求忮音至○傳曰忮害也何用不

臧

不欲斥國君而呼其夫之同寮告之言我婦人不知如何為德行也我但知人若不忮害不貪求則無往不善譏其用兵非忮則求國人所患也朱氏曰戰國之時諸侯無義戰報復私怨所謂忮也貪人土地所謂求也二者之行婦人女子知其不可足以見先王之澤猶在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匏音庖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曰衛

宣公詩桓王時○疏曰雄雉匏有苦葉序言宣公舉其始新臺二子乘舟復言宣公詳其終則谷風式微旄丘簡兮泉水北門北風靜女在其間皆宣公詩也○箋曰夫人謂夷姜

匏有苦葉新臺牆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諸詩著衛滅之由也

匏有苦葉曰匏者苦匏也短頸大腹者也非瓠也○山陰陸氏曰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云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若瓠甘復有長短之殊非一物也孔子云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繫而不食以苦故也國語叔向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詩云酌之用匏郊特牲云器用陶匏蓋取其質古今註云匏之有柄者曰懸瓠可用為笙

濟有深涉濟音祭○傳曰濟渡也由膝以上為涉

深則厲傳曰以衣涉水為厲○釋文曰韓詩云至心曰厲淺則揭音器○傳曰揭褰衣也

興也苦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今匏尚有苦葉則其匏未堅不可用也既無匏可腰而濟渡之處又有深涉則未可以渡也今曰深則吾以衣涉水而為厲淺則吾褰衣而為揭不問水之淺深惟欲渡也喻宣公不顧禮義而惟求遂其慾也○牆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皆刺宣姜知

此非宣姜者宣姜淫亂在宣公既卒之後此言公與夫人竝為淫亂知非宣姜此時特為公所要耳

有瀰濟盈瀰音敉○傳曰瀰水深也有鷕雉鳴鷕音杳○傳曰鷕雌雉聲也濟盈不濡軌音犯凡之上濁○疏曰軌車軾前也由輈以上為軌○檗曰舊音宄非也音宄者車旁從九謂車轍也法也音犯者車旁從已車軾前也少儀云祭左右范注云范軾前也彼軌作范雉鳴求其牡

涉深無不濡之理今有瀰然濟水之滿而涉者自謂不濡其車軌與宣公惟求遂其慾而不自知其汙惡

也鳥鳴皆雄求其雌今有鷕然雉鳴之聲乃雌雉之求其雄興夷姜宣淫不知羞惡也○傳以為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然詩有雄狐書有牝雞飛走通也小弁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凡鳥鳴皆雄求雌雌不甚鳴

雝雝鳴鴈 傳曰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 旭日始旦 旭許玉反○傳曰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昕音欣○箋曰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疏曰旭然始旦之時旭者明著之名故為日出昕者明也日未出已名為昕生至日出益明故為大昕○釋文曰旦早也 士如歸妻 箋曰歸妻使之來歸於已 迨冰未泮 音判○傳曰泮散也○疏曰冰未散正月以前○今曰昏姻以秋冬解見陳東門之

揚

此章陳昏姻之正禮以刺淫亂言有雝雝然和聲之鴈於日出旭然而明始旦之時行納采之禮也士之娶妻當及九月霜降之後正月冰未泮散之前士猶以禮而成昏豈可以國君而肆情犯禮乎

招招舟子疏曰王逸云以手曰招以口曰召舟子舟人也人涉卬否卬音昂。傳曰卬我也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傳曰須待也

一章二章皆以徒涉喻犯禮此章以待舟喻得禮人

皆徒涉我獨招舟子而不徒涉既待舟而後濟又須待我友而同濟喻人必待禮而行又以配耦相從也

刺公與夷姜犯禮相求非其匹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詩緝卷三

詩緝卷四

宋 嚴粲 撰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矣曰衛宣公詩桓王時○朱氏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

習習谷風錢氏曰習習連續不斷之貌谷風谷中之風也○補傳曰谷風者由大谷而起也以陰以雨黽勉同心黽音閔○粲曰黽勉猶勉彊也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彊為之皆謂之

黽勉此詩言勉力耳不宜有怒采葑采菲葑音封菲音匪○葑曰葑蔓菁也菘類也蔓音萬○釋草曰須葑蓯蓯音總○釋文曰郭璞云今菘菜也按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蔓音萬本又作蕪菁音精○疏曰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蓯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曹氏曰本草圖經云蔓菁生北土四時俱有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北人將菘子種之北土初一年半為蕪菁○菲曰菲葍類也葍音福○陸璣曰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為茹滑美可作羹爾雅謂之葸菜今河內人謂之蓿菜鬻音煑葸音息蓿音夙○綮曰釋草云菲芴郭璞云土瓜也釋草又云菲葸菜郭璞云菲草生下濕地似蕪菁是郭以芴與葸菜為二物也陸璣以為一物即菲也芴也葸菜也土瓜也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葍當也郭云根如指正白可啖芴似之芴音勿葍音富無以下體錢氏曰凡菜茹近地之莖葉多黃腐

不可食德音莫違德音解見假樂及爾同死

興也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桑柔詩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盛怒之風也宋玉風賦大風盛怒於土囊之口注曰土囊谷口也又習習然連續不斷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無清明開霽之意所謂曀曀其陰也皆喻其夫之暴怒無休息也我黽勉盡力於家事與爾同心爾不宜以暴怒加我如此也人之處事寧無小小違誤如葑菲常食之菜不可以其近地黃腐之莖葉遂棄其上而不采猶夫婦之間亦不當

以小過而棄其善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今爾心有所溺而厭於我則我小有違誤無往不逢其怒是以惡而棄其善也○舊説谷風為生長之風以谷為穀固已不安又以習習為和調喻夫婦和同説此詩猶可通至小雅谷風二章言維風及頽頽暴風也非和調也三章言草木萎死非生長也其説不通矣詩多以風雨喻暴亂北風其涼喻虐風雨凄凄喻亂風雨漂揺喻危大風有隧喻貪故風雅二谷風邶下文

言以陰以雨喻暴怒猶終風且曀喻州吁之暴也雅下文言維風及雨喻恐懼猶後人以震風淩雨喻不安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茅苣傳曰薄辭也○傳曰畿門內也○詩記曰韓愈諱瘧鬼詩云白石為門畿蓋以畿為門閫也誰謂荼苦荼音徒○傳曰荼苦菜也○槃曰陸璣云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顏氏家訓云荼葉似苦苣而細然則荼雖苦亦可食但非美菜耳其甘如薺齊之上濁○詩記曰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葅及羹亦佳宴爾新昏傳曰宴安也如兄如弟

上章言本望與其夫偕老此章述其見棄言我行道遲遲有不忍去之意者念事與心違也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近纔至門畿而已無恩之甚誰謂荼菜苦乎比我之見棄其情甚苦則荼猶甘如薺菜甚言己之苦也故夫安其新娶之妻其恩如兄弟以新棄舊矣○經有三荼一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英荼此詩誰謂荼苦及唐采苓云采苦采苦緜蓳荼如飴之荼皆苦菜也良耜以薅荼蓼之荼委葉也解見良耜

鄭出其東門有女如荼英荼也解見出其東門鴟鴞

予所捋荼傳云葼苕疏云薍之秀穗亦英荼之類 薸音

萵薍頹之去聲

涇以渭濁 疏曰漢書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縣西幵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入渭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幵音苦見反又音牽○又地理志隴西首陽縣注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船司空京兆縣也○詩記曰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

湜湜其沚 湜音殖○說文曰湜湜水清見底

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傳曰屑潔也○朱氏曰以猶與也

毋逝我梁 毋音無○傳曰逝之也梁

魚梁○疏曰毋禁辭有狐傳曰石絶水曰梁敝笱云敝笱在梁候人云維鵜在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白華云有鶖在梁皆鳥獸所往非人所往還之處皆非橋梁矣蓋為堰以鄣水空中央承之以笱毋發我笱音茍○傳曰笱捕魚竹器我躬不閱音恱○傳曰閱容也遑恤我後箋曰恤憂也

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為濁何不視渚沚之處湜湜然其清見底而誣以為濁可乎喻新昏不善而反以我為不善由夫為其所惑也今其夫安於新昏不以我為潔而與之我雖見棄猶念其家之物謂新昏毋往我魚梁毋發我魚笱既而自歎曰我身且不見

容何暇憂後事乎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方解見漢廣就其淺矣泳之游之泳解見漢廣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浮水曰游○朱氏曰匍音蒲匐白服二音說文曰匍手行也匐伏地也

棄婦陳其往時治家勤勞之事言已隨事難易皆盡心力而為之如水深則或乘方泭或乘舟船水淺則或潛行而泳或浮水而游其於家事不計其有與亡惟彊勉求為之耳不特治其家如是又周睦其鄰里

鄉黨凡民有凶禍之事則匍匐以救之我於汝家可謂盡力矣

不我能畜許六反○傳曰畜養也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賈音古售音授○韻釋曰售賣物出手也昔育恐育鞫音菊○錢氏曰育鞠養子也○傳曰鞫窮也及爾顛覆音福○箋曰顛覆盡力於衆事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於汝家勤勞如此汝既不能畜養我而反以我為仇讎其心既阻絶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賣物之不售昔者生育男女惟恐生育而貧窮慮

食指之衆也故與爾顛覆盡力以營家業今既生育矣乃反比我於毒螫音釋毒蟲也惡而棄之此婦人有子而被棄也

我有旨蓄傳曰旨美也○箋曰蓄聚也○疏曰冬月蓄采也亦以御冬御如字徐音禦○傳曰御禦也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洸音光潰音繢○傳曰洸洸武也潰潰怒也○項氏曰說文洸水涌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潰考見召旻既詒我肄音異○箋曰詒遺也○程子曰肄習也不念昔者伊余來墍音餼韻又音暨○傳曰墍息也

我有旨美之蓄菜以禦冬月乏無時也至春蔬新美則不食矣今子安爾之新昏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厚則棄我矣洸洸然武潰潰然怒既遺我以暴而習以為常矣曾不念我昔者之來息時也怨其忘前日之共艱苦也○舊說追言始時接禮之厚尋繹上下文意不然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箋曰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董氏

曰晉伯宗數赤狄罪曰奪黎氏地則狄侵黎其亦舊矣○陳氏曰黎在上黨壺關縣蓋衛附庸也故此二詩黎臣所作而得為衛也其臣勸以歸也曰衛宣公詩桓王時○補傳曰以詩作於衛地故編之衛風

時狄已退黎侯可以歸而不歸猶望衛之助已也其臣知衛宣之不足賴故勸以歸

式微式微箋曰式發聲也胡不歸微君之故胡氏曰微不有也故猶事也○李氏曰以微視之如無有也

胡為乎中露箋曰中露猶中林中谷倒其辭也傳以中露泥中皆為衛邑今不從○王氏曰言有霑濡之辱而不見芘覆○李氏曰凡人之失國者曰越在草莽

黎侯為狄所逐寓于衛而又不見禮微之又微者也故言微乎微乎君何不歸乎彼以微視吾君之事如無有矣失國大故也衛人以微視之不以吾君之事為事也無望其救患矣君何為處此露中乎言徒取霑濡之辱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王氏曰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李氏曰卑賤曰辱在泥塗

衛人不唯輕視吾君之事且輕視吾君之身矣何為

處此泥中乎言徒取陷溺之辱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旄音毛）責衛伯也（曰牧下二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之職（率衰之去○箋曰衛爵毋稱侯今云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云五侯九伯侯為牧也○疏曰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曰牧周謂之牧而云方伯者以一州之中為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得云方伯也王制雖殷法周諸侯之數與殷同亦十國為連此宣公為二伯非方伯又非連率而責之者以連率屬方伯若諸侯有被侵伐者使其連屬救之宣公為州伯佐方伯

不使連屬救之也知宣公非州牧而為牧下二伯者以周之州長曰牧若是當言責衛牧也 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曰衛宣公詩桓王時

衛世家康叔之後皆稱伯至頃侯稱侯太史公以為頃侯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索隱非之云康誥稱命爾侯于東土又云孟侯則康叔初封已為侯也至子康伯即稱伯者謂為牧下二伯非至子即降爵為伯也

旄丘之葛兮傳曰前高後下曰旄丘 何誕之節兮傳曰誕闊也 叔兮伯

兮補傳曰叔伯尊稱也何多日也

興之不兼比者也黎臣子之初至衛見旄丘之上有葛初生其節甚密及其後也葛長而節闊故歎云何其節之闊也感寄寓之久也尊稱衛臣而問之曰叔兮伯兮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君臣一體不斥其君而責其臣婉辭也

何其處也處音杵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朱氏曰或有他故

言何其安處而不來乎必將糾合諸侯而相與同救我也何其時之久乎意其或有他故而未暇也苟無他故何為不見救乎宛轉委曲以盡人之情也

狐裘蒙戎傳曰大夫狐蒼裘○朱氏曰言容久而裘敝矣○粲曰左傳蒙戎作尨茸尨又音蒙杜預註云亂貌言裘之敝也如蘇秦說秦不行黑貂裘敝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始望其有相與同救者既久而不來則姑以為有故而未暇及其終不見救也乃以情責之言我黎之臣

子旅寓日久狐裘敝壊蒙戎然雜亂其藍縷之狀可見矣所寓在衛之西非不乘車而東以告于衛而衛之諸臣無與我同其憂者衛人不恤黎患謂利害不切於己耳不知夷狄無厭唇亡齒寒黎實衛之附庸利害同之衛人不思同患之義是以有熒澤之敗黎在衛西為狄所逐入衛境而寓亦在西耳故往衛則東舊説越衛國而寓于東非也

瑣兮尾兮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流離之子黎曰流移他處離去本國也叔兮

伯兮褎如充耳褎音又○傳曰褎盛服也○曹氏曰漢箋今子夫夫褎然為舉首顔師古註云褎然盛服貌箋曰充塞也

言瑣細兮尾末兮此黎之君臣乃流離遷徙之人也亦可憐矣而衛之諸臣曾不念之凡盛服則有瑱名為充耳非真塞其耳也此責其不能聽己之訴遂譏其褎然盛服如真以瑱塞其耳而無聞也至是然後盡其辭焉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箋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號樂官為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曰衛宣公詩桓王時

簡兮簡兮箋曰簡擇也方將萬舞箋曰將且也○詩記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為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為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為武舞則此詩何為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即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日之方中疏曰祭祀也然則萬舞為二舞之總名明矣旦明行事不用日中此在前上處碩人俁俁音語○傳曰碩大也俁俁容貌大也公

為教舞也

庭萬舞

衛君簡擇其人方且以為萬舞而習之當日之方中在舞位之前列者有碩大之人俁俁然容貌之大在公庭而為萬舞也此人氣體充偉所養可知又在日中至明之時前列易察之地而衛君終不知其賢況在側微者乎是可刺也曹氏曰賢者在稠人之中如珠之在沙玉之在石豈難識哉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朱氏曰轡今之韁也○如組解見鄭大叔于田左手

執籥音藥○傳曰籥六孔○釋文曰以竹為之長三尺執之以舞○疏曰郭璞云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鄭於笙師及少儀明堂位註皆云三孔賔之初筵云籥舞笙鼓公羊傳云籥者何籥舞是也 右手秉翟音狄○疏曰翟羽謂雉羽也 赫如渥赭音握者○傳曰赫赤貌渥厚漬也○箋曰赭丹也○疏曰秦終南顏如渥丹 公言錫爵箋曰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煇音運胞音庖閽音昏○疏曰皆祭統文彼又云煇者甲吏之賤者胞者肉吏之賤者註云煇周禮作韗蓋磔皮革之官周禮韗人為鼓鮑人為甲禮記是諸侯兼官故韗為甲吏也鮑音朴

此章述賢者才藝之美有力如虎言其才武也執轡如組文之齊比言其藝能也賢者才藝如此今乃左

手執管籥右手秉翟羽而舞文舞也此碩人容色赫然而赤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以待賤者之道待賢也

山有榛音臻○陸璣曰榛栗屬也字或作蓁木有二種○山陰陸氏曰實如小栗隰有苓音零○傳曰下濕曰隰○釋草曰蘦大苦○孫炎曰今甘草也○山陰陸氏曰一名國老○粲曰即唐爾苓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粲曰西方西周也左傳宣公晉以隱四年即位周已東遷故思西周○箋曰美人賢者○詩記曰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傳不言興今從朱氏西方美人指西周之人物也彼美人

兮指衛之碩人也詩人將美衛之賢者先述西周人物以擬之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山澤之生草木猶盛朝之出人物也今我所思者誰乎唯思西周之美人也人物盛衰與世道相為升降唯西周全盛之時乃有庬碩之材東遷以降則人物眇然矣下句乃美衛之賢者言彼衛國之美人真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西周之時乃有此人物不謂於衛之偏方下國而見之也序所謂可以承事王者也極言賢者人

品之高見衛之不用可刺矣

簡兮三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見音現○曰衛宣公詩桓王時○箋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楊氏曰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

泉水竹竿俱衛女思歸而分屬邶衛者皆采詩者隨所得之地而繫之也

毖彼泉水毖音秘○傳曰毖然流也○吕氏曰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亦流于淇

呂氏曰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慮音盧○疏曰三國之境地相連接故邶云亦流于淇鄘云送我乎淇之上矣衛云瞻彼淇奥三國皆言淇也○曰前漢地理志云河內共國北山淇水所出東至黎陽入河林慮即河內隆慮縣改曰林慮也衛氓云送子涉淇竹竿云淇水在右有狐云在彼淇梁衛風言淇不止淇奥共音恭

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箋曰靡無也

孌彼諸姬孌音䜌○傳曰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朱氏曰謂娣姪也

聊與之謀箋曰聊且略之辭

興也衛女思歸于衛言彼毖然而流之泉水亦流入於衛國之淇已獨不得歸于衛是泉水之不如也我之懷念於衛無日而不思矣有孌然美好同姓之娣

姪聊與之謀其可歸否以其從己同來故與謀之

出宿于泲擠之上○傳曰泲地名○曹氏曰漢地理志東郡臨邑有泲廟師古云泲即濟水字○王氏曰泲禰蓋父母之國地名○朱氏曰自衛來嫁所經之道飲餞于禰泥之上○傳曰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禰地名軷音跋○軷解見生民女子有行曹氏曰行出適也○箋曰列女傳魯寡陶嬰黃鵠歌云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遠父母兄弟遠去聲問我諸姑傳曰父之姊妹稱姑遂及伯姊箋曰姊稱伯姊猶兄稱伯兄也

泲禰衛之郊也衛女思歸追念其始來嫁之時出宿于衛地之泲飲餞于衛地之禰既以出適於人則與

父母兄弟相遠不復得至鄉國之地矣今父母終唯姑姊尚存問其安否感親之沒而念骨肉之存者也○今考衛成公徙遷東郡濮陽泲屬東郡則亦衛地也禰無所見與泲竝言亦衛邑可知箋以泲禰皆為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今不從不若王氏朱氏為長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 傳曰干言所適國郊也○朱氏曰適衛所經之地

載脂載舝 音轄○疏曰載則也○釋文曰舝車軸頭金也○梁曰脂言塗脂也舝言設舝也離騷舉千軑而竝馳朱氏集註云軑轂內之金也一云轄也按廣韻鎋舝同釋云車軸頭鐵也韻略十五轄亦作鎋見軑即舝也車不

駕則脫軸頭之舝將行乃設之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軑音大 還車言邁還音旋○箋曰還復返也○傳邁行也 遄臻于衛遄市專反傳曰遄疾也臻至也 不瑕有害箋曰瑕猶過也

干言所嫁國之郊也上章言自衛來嫁之時宿餞于衛地之泲禰此章言復欲歸衛則亦宿餞于所嫁國之干言為我塗脂為我設舝回轄而行則疾至於衛矣未為瑕過而有害也何為不可歸乎此女子纒綿之情也○泲禰干言非一時宿餞之地泲禰之下以女子有行言之則為嫁時曾宿餞之地也干言之下

以遄臻于衛言之則為思歸而欲宿餞之地也言向由泲禰宿餞而來嫁今豈不可由干言宿餞而歸寧乎東郡有發干縣曹氏疑即此干衛後遷東郡則亦衛地然與下文還車意不聯屬不若毛氏朱氏為長

○讀詩者但以載脂載舝為以脂膏塗其舝兩載字不分明載脂謂未設舝於車之時先以脂膏塗其舝其用在脂故曰載脂也載舝謂塗舝既畢乃設舝於車其用在舝故曰載舝也載脂一事載舝又一事毛

氏云脂舝其車以二事言也

我思肥泉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補傳曰肥泉同出而異歸猶我雖出於衛而不復歸兹之永歎思須與漕音曹○傳曰須曹衛邑也○曹氏曰漢地理志東郡有須昌縣故須句國也句音劬○槩曰漕邑鄘地也在河南有考見擊鼓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傳曰寫除也○槩曰寫謂傾而除之也曲禮云器之溉者不寫

肥泉自衛而來所渡之水也故思此而長歎須與漕自衛而來所經之邑也故又悠悠然長思之安得乘車出遊於其地而可以寫除其憂乎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曰衛宣公詩桓王時

不得志不得行其所志也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

蓋皆賢勞猥賤之事非諫行言聽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箋曰殷殷憂之衆也終窶且貧窶渠之上濁○釋言曰窶貧也○李氏曰窶貧兼言之以見其貧之甚也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此忠臣行役出自北門言我心之憂殷殷然衆多我仕不得志貧而又貧誰知我逺役之艱苦者葢從事獨賢之歎也然歸之於命故自決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無所歸怨也但言其貧窶則不見知於君可知矣非計利禄也

王事適我箋曰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傳曰適之也政事一埤益我埤音皮○錢氏曰一猶専也○傳曰埤厚也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讁音責○傳曰讁責也

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命役使之事既適於我矣衛國之政事又專埤厚增益於我矣我行役自外而歸而室家之人交徧責我見其勞苦而不免於貧家人婦子之情不能無怨也然忠臣歸之於命而已夫勞而不辭貧而不怨室人交責之而不易其守非忠臣乎哉補傳曰役使不均上不見知室人交責下亦不見知是莫知我艱也

王事敦我傳曰敦厚也○釋文曰韓詩云迫也政事一埤遺我遺音位○傳曰遺加也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傳曰摧沮也已焉哉天實為之

謂之何哉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曰衛宣公詩桓王時

程子以此詩為君子見幾而作非謂百姓相攜而去也

北風其涼傳曰寒涼也雨雪其雱雨音諭雱音滂○黎曰自上而下曰雨○傳曰雱盛貌

惠而好我好去聲○黎曰以恩惠相與也攜手同行其虛其邪余徐二音○程

子曰虛寬貌邪緩也既亟只且亟音棘只音止且音沮之平○傳曰亟急也○程子曰只且辭也

興也衛之虐政如北風之寒涼而又雨下其雪雱然而盛其虐甚矣我將與所親厚之人以恩惠相好者攜手同行去而避之也是尚可少寬乎尚可少緩乎既急也哉不可不速去也其虛其徐則猶有眷戀故國之意既亟只且則暴虐已甚不復可以少留矣至此而後決為去計是欲留者其本心決去者不得已也李氏曰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今必有大不忍於此而奪其情也

北風其喈音皆○傳曰喈疾貌雨雪其霏音非○傳曰霏甚貌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傳曰歸有德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傳曰猶小弁莫高匪山莫浚匪泉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莫黑言無有赤黑於此者謂最赤最黑也最赤者非狐乎最黑者非烏乎狐也烏也皆貪殘不祥之物見其色而可知矣猶衛之無道不難辯也宜速去之詩記曰同車不必指貴者特協韻耳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疏曰衛君宣公也夫人無德匏有苦葉箋曰夫人夷姜也○曰宣公詩桓王時

當時皆為淫泆之行故曰刺時其本則上所化也

靜女其姝音樞○曹氏曰游女閭閻負販之女不暇隱屏者也故時出於江漢之上靜女則仕族之女常處深閨幽靜之中不可得而見者○傳曰姝美也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音馳厨○粲曰踟蹰行不進也躊躇猶豫也踟蹰亦躊躇之意

首章男女相期而未遂也靜女仕族處深閨幽靜之

中宜能正潔自守者今淫風流行有靜女其色姝美約我於城隅隱僻之地既而失約不至故愛之而不得見搔其首而意踟躕然欲去不去也○或謂雖正靜之女亦俟我於城隅既已淫奔不得為正靜矣

靜女其孌音𡞲○傳曰孌好貌貽我彤管彤音同○箋曰彤赤也○李氏曰古者鍼有管樂亦有管不知彤管何物也○解頤新語曰舊說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古以刀為筆未有用毫毛者安得有管故書謂之畫蓋以刀筆刻畫於簡至秦蒙氏始以毫毛製筆故漢以來始有竹簡寫之之說左氏所稱取彤管焉亦止取贈物之意非有取於彤管有煒女史也○曹氏曰彤漆之管蓋樂器之屬

音偉○傳曰煒赤貌說懌女美

此女贈男之物也靜女孌然而美遺我赤色之管以結殷勤其管煒然而赤男子謂我非悅此彤管之美乃悅此女色之美也

自牧歸荑音題○張子曰牧牧地也不耕種之牧地則多草木根芽○梁曰歸孔子豚之歸猶贈也○傳曰荑茅之始生也洵美且異洵音荀○箋曰洵信也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此男贈女之物報彤管之贈也來自牧地而贈此女

以荑此荑信芳美而且異於常荑矣然未足以比女色之美姑以是為美人之贈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箋曰伋宣公世子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要音腰○箋曰要勒也遮也猶孟子使數人要于路之要○李氏曰宣公上烝夷姜生伋為娶於齊宣公聞其美欲納之恐其不從故於河上作新臺而要之國人惡之惡烏路反而作是詩也曰衛宣公詩桓王時

二南變而為邶猶泰變為否也至新臺二子乘舟三

綱五常之道盡矣

新臺有泚音此徐七禮反○傳曰泚鮮明貌河水瀰瀰音枚○傳曰瀰瀰盛貌燕婉之求傳曰燕安也婉順也籧篨不鮮籧篨音渠除鮮上聲○傳曰籧篨不能俯者戚施不能仰者○釋訓曰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疏曰籧篨戚施本人疾之名故晉語曰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是也但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為辭似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為籧篨面柔者必低眉下人媚以容色似不能仰之人故名面柔者為戚施○曹氏曰說文以籧篨為麤竹席竹席之為用常仰而不能俯也○箋曰鮮善也

此詩齊人所作也宣公作新臺泚然鮮明在河水瀰

瀰然盛之處齊女來嫁至此為公所要故齊人之送女者言我齊女之來本求燕安婉順之人謂伋也乃得此籧篨不能俯其疾不善之人謂宣公也以惡疾之人稱之深惡之辭也○燕婉之求自齊人言之故以籧篨戚施醜詆衛君而無嫌非衛人之辭也

新臺有洒（催之上○錢氏曰洒鮮潔貌）河水浼浼（音每○錢氏曰浼浼水濁流貌）燕婉之求籧篨不殄（傳曰殄絕也○蘇氏曰病而不死者也）

惡之欲其死齊人恚怒之辭也若衛人則非所宜言

矣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粲曰易離麗也註云麗猶著也蓋一陰附著于二陽之中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設魚網者宜得魚鴻反麗焉言所得非所求也猶我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為去聲○箋曰宣公為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

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曰衛宣公詩桓王時

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為世子代立是為惠公左右公子怒朔之讒殺太子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復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為王惠王奔溫及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亂極矣父子兄弟君臣之間相

戕相賊不惟流毒子孫啓侮啓狄以之殺身亡國其餘殃所漸且駸駸王室之禍蓋綱常道盡天地幾於傾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衽席之禍一至此邪以是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如字或音影　願言思子箋曰願念也　中心養養傳曰養養憂不知所定

自衛適齊必涉河言伋壽二子乘舟涉河以適齊其影汎汎然何所歸乎為其將見殺顧其影而憐之也

我念而思之中心養養然憂不知所定也伋壽之事其國人實深傷之詩人不言其他而慘然哀痛悲思之意具見矣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傳曰逝往也 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言二子汎汎然從此逝矣痛其往而不返也詩人深求其心之無他而恕之故曰不為瑕過而有害也曾子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以二子為不瑕有害恕之之辭也王氏曰二子死非其所不得為無瑕陷父於不義不得為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詩緝卷四